纸博

辜负

张欣

杂牌军出毛病，本就在意料之中。因逢无信无序，一脚踩进沟里并不出奇。出奇的是，现在都是名牌令我们心惊肉跳。像故宫的多重门，从来都认为那里固若金汤，竟然让小蟊贼得手。抗战时期，故宫故人用生命保护文物的往事尚今未如烟，今人却已一切都在玩笑游戏间，见怪不怪了。又如红十字会的招牌，也是一向认为纤尘不染，然而平地起风雷，天上掉下来一个郭美美，就什么人、事、账全都说不清了。

买东西也一样，名牌身上当然有许多虚幻的光环，高价背后也有许多营销团队编出来的奇异故事。但不可否认的是，名牌的身上同时也有文化、信任，品质的保证和受众赋予它的情感。通常，对于大众来说，识别真假优劣的能力都相当有限，有些表面光鲜的东西一用或一洗，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让人瞠目结舌。于是，相信品牌便成为一条捷径。有一次在沃尔玛买东西，生出许多疑问，那个年轻的男服务员一声不吭，最后悠然说了一句，这里是沃尔玛旗舰店。言下之意这就是保障啊，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又如现在喝的澳洲奶，其实人家的半根牛毛都没见过，但还是要喝，心想就算有问题也认了。皆因曾经无比信任的国产大品牌的牛奶，居然也放三聚氰胺，它现在再怎么做广告也是不喝的，犹如火腿肠和洗头液，就算是一线的明星代言，根本没用。

人心是最不能辜负的，别人可以卖假醋，但是致美斋不行，因为我打小就知道酱菜调料第一家，质量好到可以闭着眼睛买。你出现了假醋，再怎么喋喋不休地解释，或许别人就改信李锦记了。而且被辜负的人走得分外决绝。

人心也是最脆弱的，哦，原来你并不值得我这么信任。仅仅一念，便可让一家百年老店的根基得以动摇。想一想，任何品牌扬名立万，走到今天容易吗？哪怕是千山万水，哪怕是惊涛骇浪，大厦将倾前的跪求和落泪都成了一场笑话。所以真正的名牌是一步一惊心的，你可以贵，但你永远不能出错。

清酒的故事

——“酒”话

（日本） 马挺

据说，酒的发明比文字还早。目前最早的酒，是二〇〇四年从在中国河南贾湖遗址发掘的陶片上分析出来的，距今已有九千年了。成分有米、果子和蜂蜜等等。

关于日本的酒，最早见于“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人性嗜酒”的记载，且人死了要“歌舞饮酒”。

日本的酒的起源，一说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因为日本制酒以稻米为原料。但也有认为，日本人的先祖，不会从一开始就用稻米做酒。而且在日本绳文时代末期（约公元前十世纪）时用来造酒的酒坑中，发现了可能是果子酒的遗迹。

日本自己关于酒的记录，晚于《三国志》时代五百年。在奈良时代编辑的两部地方“风土记”中，有关于“口嚼”和“霉酒”的记载。前者是由男女将生米放在口中咀嚼后，吐在容器中过夜，第二天有了酒香，全村人就一起享用。在日本称为“口嚼之酒”。据说这种方法自古在东南亚、非洲、南美一带使用，并流传至今。琉球（现冲绳）也有将年轻女性嚼碎的果实发酵后的“口啮酒”供于来自中国使节的记录。

“霉酒”是将干饭淋上水发霉后做酒。可能是利用曲霉的糖化作用，与现代日本酒的酿造法相通。

在日本，说到“日本酒”不是“日本的酒”，而就是指清酒。另有“烧酎（烧酒）”，明天再谈。清酒现在是指以稻米为原料，酒精度不超过二十二度的酒。

清酒起于何时，也不太清楚。一说是古代将浊酒过滤后所得。我在藏民家和海南深山的黎村，就喝过浊酒。藏族的比较厉害，而黎族的貌似米汤，一大盆，众人围着，用大勺子舀来喝。酒味并不太大。日本还有更黏稠的“白酒”、“黑酒（掺了草木灰）”，在皇室的“新尝祭（战后改为“勤劳感谢日”。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供奉。

另在奈良时代的“正税账（地方收支报告）”中有“净酒”的记录。推测是用于祭祀清身，故演变为“清酒”。但真正有可靠记载的清酒之源，是在奈良时代之后平安时代的“僧院酒”。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最有名的是引奈良菩提山正历寺境内菩提仙川之水，用菩提酵母所制“菩提泉”。现在寺内立有“日本清酒发祥之地”碑。

同时，在兵库县伊丹市也有一块传说是“清酒发祥之地”的稻荷祠碑，立于江户时代。龟驼碑。碑为中国古代“布币”状。

日本传统的制酒场称为“酒藏”。就是前店后厂。“藏人（工匠）”中一定有“杜氏”——制酒的首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总技师”了吧。

为什么叫杜氏？有几种说法：一是由“刀自”发音变来。古代制酒主要靠女性，尤其“口嚼”的工序要由处女，成家后就成了“刀自”——主妇。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就由男人负责了。另一说是来自中国传说中发明酒的人——杜康。

儒雅风范 画如其人

——浅谈江栋良先生及其国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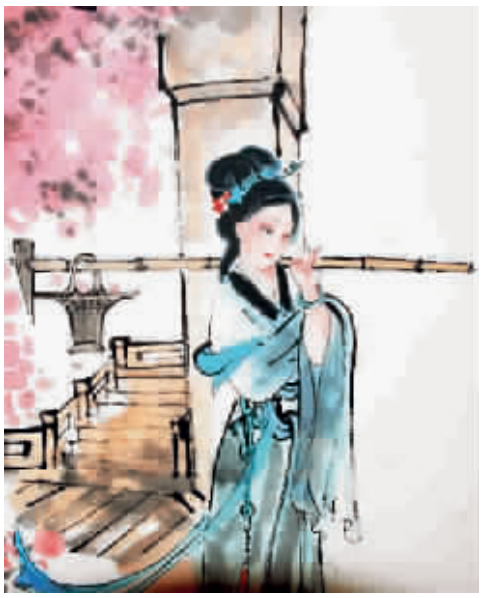
汪观清

江栋良先生是上海的前辈画家，早在民国时期他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的优秀漫画、小说插图、电影海报等作品而闻名遐迩。

江先生曾是上海美术出版社连创室一位擅长于画古典题材的高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林则徐》《苟观察》《候补县官》《宝玉瞒赃》《黛玉焚稿》《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连环画，以其用笔粗细简练，造型夸张传神的绘画风格，将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先生长我20岁，曾有幸与他共事20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这些刚进社的青年作者总是面带微笑，讲着略带苏州口音的沪语，对于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循循善诱，有问必答。他说话风趣幽默，待人热情和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次连创室安排大家业务学习，我出于好奇，走到二楼的古典组去串门子，看到房间里围着一大群人正在观赏江先生现场作画，只见他手握大提笔，挥笔飞舞，墨分五色，苍劲有力，在一张六尺宣纸上画上了一块大石，上面挺立着一棵大松树，然后笑嘻嘻地对一旁另一位前辈刘锡永先生摆摆手：“刘兄请！”只见刘先生接着在宣纸上补画远山和瀑布，真是笔情墨舞，一气呵成，二位前辈先后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那气势雄壮的山水画便跃然纸上，我看得全神贯注，惊叹江先生画如此大幅的劲松，怎么连构图、草稿、比划都不用，真神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二位前辈示范表演，珠联璧合，将这幅山水画合作得这样完美，令我大开眼界，更是钦佩不已。



黛玉葬花（国画） 江栋良

接着听江先生风趣地说：“我俩合画《劲松图》，有山有水有江流，建议取个笔名叫江刘合作，侬看好伐”只见刘先生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头一摇地回答说：“不！还是刘江顺口，”二位前辈开玩笑地一来一往，互不相让，令十几位围观的同事趁机起哄，最后在大家的提议下，才确定谁先动笔谁的姓在先落款，才结束这次合作山水画的署名先后的“纷争”，至今令我难忘。

江先生退休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聘任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继续拿起画笔，创作出一幅幅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中国画。文史馆经常组织馆老到全国各地采风，为此江先生用笔墨丹青歌颂“山乡巨变”，“果农丰收”，“年年有余”等欢乐的中国画作品，同样主题鲜明，构图精巧，色彩明快，令人回味无穷。而江先生在中国古典人物画上更是独具匠心，他创作的《黛玉葬花》构图别致，秋叶树木占据了画面的一半来烘托凄凉的气氛，将黛玉那哀婉忧伤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更得益于他曾创作连环画《红楼梦》，对黛玉的形象把握恰如其分，令人过目不忘。同样江先生采用工笔重彩方法表现月夜下才子佳人相会的中国画，运用冷暖色彩的对比，突出大花园中小窗前的人物，情感细节处理得当，令人醒目。

我特别喜欢江先生用大写意简笔画仕女图，例如《春》。可惜到现在发现江先生存世的中国画作品稀少，甚为遗憾。

为了亲爱的书橱

秦文君

为了眼前的这本《亲爱的书橱》，我迟疑过，辛劳过，后来就全情投入了，甚至带着书稿飘洋过海，为了赶稿还病倒过一次。不过这些如今都已经尘埃落定。此刻我最想为《亲爱的书橱》写一篇优美的读书谈——这本书的所有表达，只为让更多的孩子以及陪伴孩子阅读的父母和老师在阅读中得到乐趣和力量，在生活中看到鲜花和阳光。

想说阅读的必要，未及落笔，脑海里蹦出“方舟”二字，不由记起以前曾写过一篇《人生的方舟》，那文章谈不上精美，却舒展得体，透露出个人气息，我想在小读者眼里，能从中找到作者身影的文章是亲切的，可靠的。我找出这篇文章来重读，发现它居然与《亲爱的书橱》是绝配。

事情变得很蹊跷：居然是先完成一个序，过了若干年，这序几乎忘却了，冥冥之中又为它配备了一本书，这看来是何等本末倒置，其实并不尽然：儿童阅读是一件值得不停推广的事，我乐于把本该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腾出来，劳心费神地编写《亲爱的书橱》。

序跋精粹

“方舟”这个词汇出自于圣经故事，仿佛与读书的话题相隔甚远，但两者能紧紧地攀结于一处。《圣经》里提及的诺亚方舟，说的是上帝见到人世间的邪恶，决计毁掉一切，他让忠贞的诺亚造方舟，为的是赦免他及他的全家。诺亚精心打造方舟，周围的人都笑话他，说他妄图在陆地上行舟。不久天降汹涌、暴烈的洪水，倾盆大雨连下40个昼夜，把整个世界都深深淹没，所有方舟外的人都死去，只有方舟上的人才等到了陆地重新露出的一天。他们走下方舟，在阳光拂面的地方开创新的一切。

我在序中提及方舟，又把阅读比拟为“人生的方舟”，并没有想掺进那种生死攸关的意味，而是意谓另一种人生途中的狭路逢生：即不论人生出现多少危难痛苦，甚至险象环生，一旦具备了从阅读中汲取到的精神养料，便使人站高一步，从容对待，不被生活的河流所淹没，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死”。

阅读很珍贵的一点就是提供一个宽泛的视野，使人看到世界的浩瀚，人世的博大，人性的复杂、优美，生命的价值，它让人胸中装有了一种宽大的情怀，有了超越自身的见识。这种胸臆，使人不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可能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沦落，不屈服，与不理想的一切保持距离，格格不入，永不妥协。

阅读格外可贵的还有它能催人思考……探究人与人生，自我与他人，宇宙与自然，尤其是读大师们的著作，犹如一次次地与伟大的人物作精神上的会晤。读者会欣喜地发现，思考是一桩多么不凡而又有意义的事，清醒于世，富有思想的光芒，这样的人生，何等优美、风光……

买书、藏书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幸运，《亲爱的书橱》的书目是从我很多的书橱里精选出来的，选我认为对阅读者有价值的书，而且易于流传的。文学类居多，哪怕是给儿童读的哲学书，里面也穿插很多小故事，因为科技的书不断地被更新，被覆盖，而文学书籍不过时，有永恒的光芒，更因为对当今孩子而言，建立与书的感情以及阅读的兴趣和信心是第一位的，从文学阅读开始出发是最适合孩子进行长期阅读。

我两年前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儿童文学卷”，曾集中选了中国儿童文学20年的主要成果。而《亲爱的书橱》的文本以世界儿童文学为主，我选的书也是我最乐于推荐给“自己的孩子看的”。

我还需要特别鸣谢一个人：我的女儿戴萦袅，如今她已经长大了，文理兼长，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被磕疼的心》和一些作品集，同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硕士。《亲爱的书橱》里的不少书都是她当年所痴迷过的书——也是从她的漫长而成功的阅读之旅中，我对儿童阅读的特殊性有了深切了解。

《亲爱的书橱》自序（节选）

别把公家车子当轿子

袁山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都完成了，如企业转制、下岗工人再就业、旧城改造的动迁工作等等都解决了，可见老百姓的觉悟高吧。百姓的觉悟高，就向百姓学习呗，可一些领导做不到。往往涉及到领导层利益的改革就很难推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公车的治理、改革。这个改革推了好几年了，“只听雷声响，未见雨点下”。

中国古代有轿，轿分二种：民间轿和官轿。民间轿用于交通、迎送客人等，官轿就大大超出这个范围了，主要是为了“显摆”。后来，有了小汽车后，民间轿、官轿就消失了。可是，不知哪个人，把小车的别名起“坏”了，起什么“轿车”。所以官轿没有了。以车当“轿”的官车大量存在。不该配“轿”的也配“轿”，不该配“专轿”的也配“专轿”，有些领导坐上车，就感觉坐上官轿一样。

坐车还是坐“轿”？超标、超编的公车到底是“轿”还是车？这是很严肃的认识问题，如果坐车人还自认为是坐“轿”，如果改革领导层还认为这仅仅是改革“车”，那么，公车治理、改革还是会走老路。

夜光杯

采笺祝福

毛启邠

卯去辰来岁月迁，今庚寿享米龄年。虽有沉疴犹健饭，采笺祝福报平安。喜忧参半观时局，稳中求进创新篇。坚持改革龙图展，民富国强沐春天。

消逝的油菜花

马金煦

下午，我正好闲着。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倘若呆在家里睡觉，那真是太浪费我们的青春年华了。何谓“闲”呢？那就是人闲着心也要闲，要不是这样那就叫颓废，而非“闲”了。既然要让心闲下来，那就得做点有情趣的事。

在这样一个百花初现、杨柳爆青的嫩春时节，何不出去好好的转一转，欣赏一下美，陶冶一下情操，也为以后储蓄一点美好的记忆。

自行车在公路上缓缓的前行，我悠悠地欣赏着路两边的景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处处都是风景，事事都那么地吸引人。大自然的美是我们永远也拍不完、道不尽的，否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人也不会那样的留恋这个世界。走着走着一阵春风送来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我便循着这股花香味前行。不一会儿，眼前显现出一大片油菜田。自从离开家来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农田，更没有看见祖祖辈辈都是农村户口的油菜花。今天真是三生有幸，竟然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里遇见了它，真有种无意步入桃花源之感，既惊又喜。这是大都市中为数不多的未被城市化大潮吞噬的自然村落。远远望去，有小桥，有流水，有人家，这些都在油菜花的装饰下显得那样的和谐、宁静，比之为桃花源毫无半点夸张。沿着水泥小道继续向前行进，渐渐地接近了这个童话般的小村落，但眼前的现状毁灭了我对童话世界的梦。没有屋顶、没有山墙的小阁楼，小河边堆满了建筑废墟，偶尔传来的一声咳嗽声才使我发觉还有几户人家在这里生活着，安享着这片土地的宁静与和谐。

我朝着这片农田的尽头一直前行，欣赏着、感慨着。路并不是很长，但我却行走了很长时间。突然眼前的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一道土梁恶狠狠地向油菜田倾轧了过来，截断了我前行的路，无数的油菜花被土梁吞没，还有的被土块砸得骨折了，看上去惨不忍睹。我想拯救它们，一个一个地将它们扶起，但是一支、两支还行，这千千万万支我也无能为力。我登上土梁，朝四下望去，农田的三面都已披上了城市化的外壳。在城市化的强大马力下，这道土梁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踩向着这些美丽的油菜花。

太阳渐渐斜了下去，几辆自行车朝小村庄驶来，可能是最后一些有幸欣赏到这片美景的人了……

十日谈 草木篇

明请读一篇《柳趣》。